



## 佛光山購地記

星雲大師

佛光山這塊土地本來是屬於水利局所有，到了民國 50 年（1961）初，糧食局才向水利局購買下來。當時一公頃土地大約是 5 千元新台幣，11 公頃也就約莫 5 萬元，範圍從現今萬壽園一直到放生池、不二門這個區域。

後來，因為越南華僑褚柏思夫婦想要辦理海事專科學校，轉而就以 11 萬塊錢再向糧食局承購。地價雖然不高，但是買下來以後，土地要進行整理、建設，也就不是那麼簡單了。兩夫妻是虔誠的佛教徒，為了籌建學校不成，幾乎要走上自殺一途。我聽了以後，心生不忍，就將原本要作為在高雄買土地的資金 50 萬塊錢，先用來幫助他們脫困。當然，最初我並沒有想要他的這塊土地，但是他們在得到了這筆資助後，就說：「讓我把這一塊 11 公頃的土地送給你吧。」幾經衡量，覺得他們不會因為這樣的回報而吃虧，而我也正好要買土地從事建設，便欣然接受了。

其實，我在擁有這一塊土地之前，就已經在高雄澄清湖、楠梓、左營、右昌一帶找尋土地。例如，現在的高雄圓山飯店、正修工專（即今正修科技大學）、長庚醫院、海軍陸戰隊學校，都是那時我看過的土地，只是看了一、二年，都因為價錢頗高而買不下手。

那麼在有了這塊 11 公頃的土地之後，我心裡想：「恐怕這一

塊地用來建設還是不夠。」正好慈莊、慈惠、慈容在高雄辦理佛教文化服務處以及普門幼稚園，有兩棟房子，想到他們遠從宜蘭來到高雄發展文教事業，也不是那麼容易，所以我就提議把房子賣了，一起來建設佛光山。他們也都欣然同意。

後來，佛教文化服務處位在中山一路 34 號的洋房別墅，加上店面，一共賣了 150 萬元，普門幼稚園校舍則賣了 600 萬元，一起投入到建設佛教學院的計畫裡，真是如魚得水、如虎添翼。有了這一筆錢後，我便召集興田村的村民上山。幾次，我站在不二門前的小山丘上，對著村民們說：「你們有土地要賣給我嗎？我們可以當面成交。」

那時候，村民並沒有這許多土地的擁有權，只因為政府放領給他們種植樹薯，所以每一家大概都能分得一、二分地。也由於這樣的原故，即使他們當中有人說好要把土地賣給我，都會再強調說：「那是政府放領的土地，我沒有土地所有權。」不過，我也不去管土地有沒有所有權的問題，橫豎在這個地方建設，不需要建築執照，也不需要任何申請，先買下來再說了。

或許是因為他們經濟困難，所以當時一分地賣價至少都在 1 萬塊錢，價碼雖然很高，但是由於我急需土地，也就不去計較那麼多了。

興田村的村民倒是都滿講信用的，跟我談妥一分地要價多少，拿了錢之後，就沒有二話，真心地就把土地過戶給我了。就這樣，我前前後後買下了大佛城、男眾部、開山寮、東方佛教學院、大悲殿、寶橋到朝山會館的土地，土地面積也從原本的 11 公頃，一下子擴增到 20 多公頃了。

在這個買地的期中，一位叫做許天寶的居民對我的幫助很大，

我認不得這裡哪一塊土地是哪一個地主的，都是由他替我去找人。他把地主找來，我把錢支付給對方，就算成交了，中間也沒有透過什麼代書、經紀人之手，更沒有訂立條約，就好似買賣青菜蘿蔔般的簡單。總之，非常感謝許天寶為我穿針引線，才能買下這 20 多公頃的土地。



佛光大悲殿早期工程出坡

有了土地，要想開始建設了，也是幾經周折。最初是計劃從現在東方佛教學院的齋堂建設起，總想，先興建一個吃飯、住宿的地方，才能安心地再去建設其他區域。只是一時間，經費也籌措不過來，好在有一份十天出刊一次的《覺世》旬刊，大家從中知道我在這裡開山建設的事，十元、二十元的小額捐款，便如同潮水一般地湧來，增加了我很大的信心。

舉行奠基典禮的日子來到，我們在放生池的邊上，也就是現今不二門前，由兩座小山推到三條水溝裡所形成的那塊平地上，舉行「東方佛教學院奠基典禮」。當時典禮承蒙佛教界長老東初法師駕臨，但他一來，見我在建寺，就說：「你先把建寺的錢借個 80 萬元給我，過幾天我就還給你。」我想他是長輩，就成人之美吧，再說幾天後他就還回來了，便不假思索地把 80 萬元借給了他。可是迄今他都沒有歸還。

那時候大家都在想，今後這一個地方對外究竟要叫做什麼名字才好。由於當時我們經常受到社會的打壓、政治的迫害，甚至遭受異教徒的欺負，所以我就把它定名為「佛光山」，一不做、二不休地打起佛教的旗幟，決心要在這一塊土地上，轟轟烈烈地發展佛教，讓佛光普照。

一、二年中，東方佛教學院的校舍建設起來了，跟著，我就將壽山佛學院從高雄市區遷移過來。平日，學生們一面做工，或是幫忙推土，或是幫忙揀石頭，一面我也很誠意地教導他們讀書，雖然只有近百位學生，但是大家相處都很和樂。

只是說，買地的事情還在繼續中，就發生了一些困難。比方在佛光山的山門口，彌勒佛像的左前方，有一方水塘以及一塊平地，山下的居民在那裡開設了一間店面，樹立了一塊高大的招牌，寫著斗大的字體「萬巒豬腳」。「佛光山」三個字都還沒有樹立起來，他就先立了「萬巒豬腳」的牌子，我一看，心涼了半截：「這還得了！在寺院的大門口賣豬腳。」可是這是人家的土地，他想要做這門生意，別人也管不著啊！轉而我就想，看來只有把土地買下，再把「萬巒豬腳」的牌子撤除了。

但是擁有這一塊土地的人，說什麼都不肯把地賣給我，他認為佛光山在這裡開山，今後遊客一定往來不斷，能夠開設這麼一間台灣有名的「萬巒豬腳」飯店，生意必定會很興隆。所以，經過幾年的周折，他才終於開價，要以一坪10萬元賣給我，總共有400多坪，也就是4千多萬元。其時，這個價碼對我們來說，簡直是一個天文數字，但是我知道，無論如何，絕對不能讓佛光山的門口出現「萬巒豬腳」，橫豎錢去了會再回來，也就不惜一切地把這一塊地買下來，然後再把池塘填平，多年後便成了今日佛光診所的用地。

《人間佛教》學報·藝文 | 第二十七期

相繼地，我又把幾條溝渠填平。例如麻竹園的地基，原本是一條深溝，我就到山下的高屏溪購買砂石將它填平，總共也填了 8 千卡車的量；朝山會館所在地，本來只有半塊平地，另外的半塊是深溝，也是經由砂石堆積，慢慢才把它填平，成為中軸線上的一個中心點。總之，在每天付一點錢、付一點錢購買砂石之下，終於填平了幾條深溝，成為可用的平地。當然，這也要感謝《覺世》旬刊的讀者，每天都有人匯錢來，我雖不出去化緣，但因為有這許多緣分贊助，日子也還過得去。

那麼，在有了大悲殿、朝山會館、男眾部的建設後，接著就是興建大雄寶殿。在我的理想中，是要建設一間台灣最大的大雄寶殿，可是礙於土地面積不足，最終也就事與願違。不過，要順帶一提的是，當時大雄寶殿兩旁的東禪樓及西淨樓地基，也都是填了多少卡車的砂石，才將土地填平的。甚至在有了東禪樓、西淨樓之後，也才有大雄寶殿前「成佛大道」的這一片廣場。

再說大雄寶殿建設期中，宮殿式建築的屋簷要往外伸展，必須先以木頭支架撐持才好灌水泥，由於用以作為支撐點的土地（即今藍毗尼園），是一位叫做「助成」的居民所有，他也就一再向我們抗議。在我心頭想：「我們是隔壁鄰居，立個支架也不會有什麼妨礙，何況工程完成後，我們就把支架撤除了，沒有什麼大不了。」但是他卻怎麼都不肯，支架撐在那個地方，他就是非要把它推倒不可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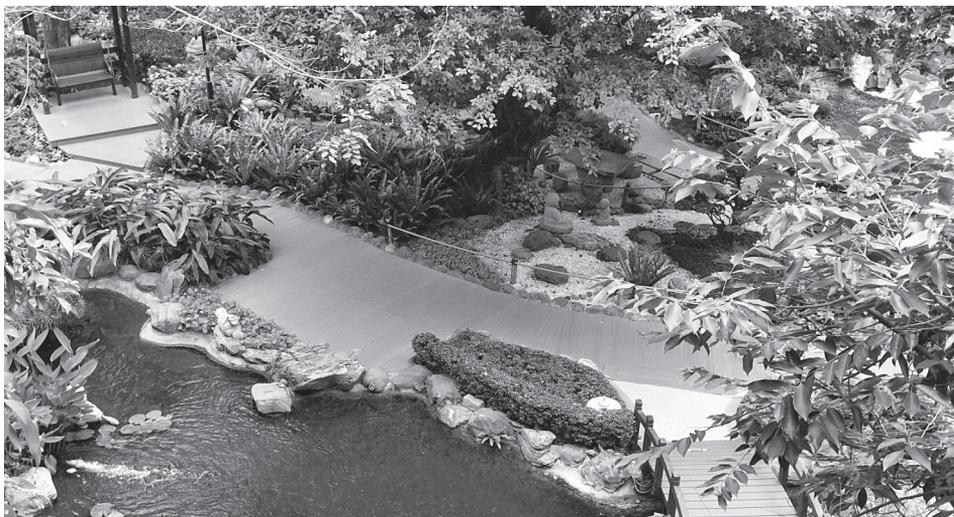
後來我只有跟他說：「你把這塊地賣給我好了，日後我撐持大雄寶殿屋簷的支架，就不會撐在你的土地上了。」不意，這麼一塊面積才 2 分多的小小土地，他竟然獅子大開口，開價 8 萬元。我心裡想：「這價碼也太高了吧？1 分地以 1 萬塊錢來算還差不多。」尤其想到日後還要再購買其他土地，為了避免抬高價格的事情再次

發生，我當然是不願意向他購買。

但是隔了一個星期，想想：「大雄寶殿建設在即，算了！就用 8 萬塊錢向他買吧！」不料，這回他卻改口說：「不行！要 16 萬元。」我心想：「豈有此理！這裡是偏僻的山區，又不是台北市的西門町，哪裡有隔一個星期，地價就漲一倍的事？」

最初，我實在不甘願以 16 萬元向他購買，但後來想：「如果我不買，大雄寶殿也就建不成，好啦，就用 16 萬塊錢跟他買吧！」

沒想到，經過兩個星期，正當我要開口向他購買時，地價居然又上漲了。他說：「這塊地要價 40 萬塊錢，買不買隨你了。」我一聽，知道再這樣繼續下去，買地的事情必定遙遙無期，再說，錢用了還會再來，但土地永遠都為我所有了。所以，不多久我就打電話回山，請人把 40 萬元送到他的家裡。他倒也守信用，從此就把土地交給我們。如今，位在這塊土地上的藍毗尼園，也成為了佛光山的勝景之一。



佛光山藍毗尼園

《人間佛教》學報·藝文 | 第二十七期

這一位助成先生，是開山時期我任用的工人，算是與我們有緣的當地居民。想到佛光山將來要過農禪生活，自食其力，我還請他到台中幫忙購買荔枝樹苗，好在空地上種植，從事果園生產的工作。承蒙此前吳大海先生捐助我十萬元蓋了「大海之水」水塔，但是這位助成先生把樹苗買回來後，竟然就種在他自己的土地上（即今傳燈樓、雲居樓一帶），並且從「大海之水」接了水管，用以灌溉「他的」樹苗。後來我要再向他買這一塊土地時，他不僅不肯賣，還說：「這可是我的黃金地啊！」

見他如此盛氣凌人，我就說：「助成啊！你說那是黃金地，有水、有樹苗，其實那幼苗是我的，水也是我的啊！你怎麼可以用我的水、取我的樹苗，還要為難我呢？你是助成，應該『助成』一下嘛！」他卻回答我：「沒有必要，我就只有這麼一點土地啊！再說，我雖然拿你們的工錢，但那也是我做工出勞力的所得，談不上什麼助成不助成啊！」

話說當初建築大雄寶殿時，我希望它的深度能夠再深一點，但是因為後面的土地不屬於我們所有，也就沒有辦法做到。一直到後來，在我們不斷努力地與相關人等進行溝通下，才終於把現今如來殿的那塊土地買下來。

在與地主協商的這段期間，據說山下的居民相約不可以再把土地賣給佛光山，如果哪一個人把土地賣給我們，他們要鳴鼓而攻之。所以，光是大雄寶殿後方如來殿這一塊土地的承購，就商談了將近2年時間，都不能成功。不得已，後來只有將就建成現在大雄寶殿的樣子，寬度還可以，但深度不夠，那也是無可奈何了。

困難不一而足，由於地主已經團結起來，說好不賣土地給佛光山。所以，當我和一位忠厚老實的老人家談到現今太子龍亭那塊土

地時，他明明已經告訴我 1 分多的地要價 2 萬元，我一聽，也覺得不算貴，立刻就表明要向他購買，但他卻說：「我還是要回去問一下兒子。」我說：「那我在這裡等你。」他說：「不要，我明天再回答你。」我想這個老人家誠懇老實，應該不會食言，也就回說：「好吧。」

不料，到了第二天，他卻沒有來跟我見面，就是到了第三天、第四天，他也都沒有來，最後我親自去找他，他還是避不見面。終於有一天我找到他了，我說：「你不是說好地價 2 萬塊錢嗎？我已經準備好要給你了啊！」他這才說：「對不起。我的左右鄰居都警告我說，如果我把這塊地賣給你，他們會對我不利。我實在不敢賣啊！」

不得辦法，我只有另作打算：「好吧，既然山後難買，就從山前買起吧！」所以，後來我就請蕭碧霞師姑替我從現今滿香園的那片土地買起了。當時我想，將來這些土地或者做成道路，或者做成停車場，必定都會有用。也恰巧，忽然就有一位不知道從哪裡來的老太太對我說，某人在現今靠近問道堂的地方有一塊 300 多坪的地要出售，1 坪價碼是 5 萬元。我心想，橫豎今後對這許多土地雖不是要鯨吞蠶食，但也必然要慢慢買下，好吧！就用 5 萬塊錢把它買下來吧。

我這一買，從此土地買賣就有了定價，鄰近的土地要再賣給我們，就不再是論「甲」、論「分」，而是論「坪」，並且從原本的 1 分地 2 萬塊錢，升到 1 坪地 5 萬塊錢。

不過，這其中也有人堅持不賣，但我想：「橫豎佛光山在這裡是千年萬古，一代一代傳承，就算你們為人父者不賣，兒子也會賣，兒子不賣，孫子也會賣，不管多少年後，土地總會要賣給佛光

山的。」確實不錯！50年的時光裡，雖然歷經買地的波折，但是現在我已經把山下這一塊11公頃的土地，大約買下了十分之八、九，要買的大致都已經買下；當然，全部都是1坪5萬塊錢。

忽然地，幾年前，在今日問道堂的這塊土地上，又出現了一塊「法輪大法」的招牌。自大陸發生「法輪功事件」後不久，兩岸有了交通往來，一些大陸人士總會想來看看佛光山，但是每回遊覽車從那裡經過，乘客一看到「法輪大法」四個字，即刻就把司機叫住：「回頭！回頭！」為什麼？他們誤以為佛光山是法輪功的基地，而不敢接觸。

這麼一來，教我即使有嘴也難開，縱使我們不是法輪功，但是偌大的一塊招牌樹立在那裡，又怎麼好辯解呢？難不成要我再做一塊招牌，說「佛光山不是法輪功」嗎？總不能這樣做啊！只是說，請地主不要把「法輪大法」招牌豎在我們的門口，那也是不可能，畢竟那是人家的私有地，他也可以理直氣壯地說：「台灣是個主張自由民主的地方，我立我的招牌，又不違法，干你何事？」不得已，我們只有寄望能儘快買到土地了事。

後來，緣分終於來了，我們遇到一位和這塊「法輪大法」土地地主有一點交情的人士，他代我們出面詢問賣價，出乎意料之外的，價格居然一路飆漲到1坪10萬元，總共400多坪，加上手續費種種，也就要5千萬元。就只是那麼一點三角地，卻要花上5千萬元，幾乎是要把佛光山所有的資金、存款作孤注一擲，全部給他了。但是我想，無論如何，最後都要把這塊地買下來，不如就當機立斷吧。

而今，矗立在佛陀紀念館前的「問道堂」，對於佛陀紀念館的重要性，假如說沒有當初給付5千萬元的魄力，「法輪大法」的招



佛光山佛陀紀念館旁的問道堂

牌依舊樹立在那裡，又哪裡能有之後這麼順利的發展呢？

說到佛陀紀念館這一塊土地，原來是奧地利商界和台灣省政府共同經營的擎天神公司用地。在他們結束營業後，擁有土地所有權的奧地利商界，一再展現西方人士所具有的道德風範，向外界表明這一塊土地靠近佛光山，將來應該要讓佛光山接收才適合。所以，即使很多人向他們表達想要購買的意願，他們都予以婉拒，表示要等候佛光山來購買。甚至說：「我們願意以成本半價出售，奉獻給佛光山，幫助佛光山發展。」相較於諸多買地的困難，也就教人不禁心有所感：「外國人都有這樣的好心，而本地人怎麼總是貪得無厭，盡講一些不合理的價碼呢？」

話說回來，當初擎天神公司有 55 公頃土地，他們雖然是以一個合理的價格要出售給我，1 公頃以 1 千萬塊錢計，但是再怎麼便宜，對我們來說還是一個天價，我們哪來上億的錢財去購買土地呢？

不過，為了一顆佛牙舍利的供奉，我們興建佛陀紀念館的計劃始終不變，謹記著當初佛牙舍利來台，從印度途經尼泊爾到泰國

《人間佛教》學報·藝文 | 第二十七期

時，泰國僧王所說的話：「佛牙雖然很小，但是供奉的土地要很大。」

只是說，台灣哪個地方會有這麼大的土地呢？最初，在我們的計畫，由於佛光山已經在南部，也就希望能將佛陀紀念館建在北部，所以便禮請了時任行政院長的蕭萬長先生協助解決土地問題。佛陀紀念館能在台灣興建，也是一樁盛事，蕭萬長院長聽後，立刻歡喜應允，並且承諾說：「土地由你去找，只要是公有土地，不侵犯到私人權利，我都願意協助你們取得。有了公家土地，也正好可以為你們省下一大筆開支。」

就這樣，我們在北部找了好多個地方，終於找到了現在濱海公路距離台北 82 公里處一塊依山面海的土地，面積大概也有 30 公頃以上。當時，我覺得勉強可以接受，但是吳伯雄先生卻警告我說：「未來停車會成問題啊！」包括台灣電力公司的總工程師高呈毅先生，他是佛光山的信徒，同時擔任我們的工程總顧問，也一再反對。他說：「海邊風大，海風的鹽分很高，在侵蝕作用之下，時間一久，萬一山崩倒塌，勢必會影響到建築物。」他是專家，我當然不能不聽他的話，但是興建佛陀紀念館的計畫，也就陷於僵局了。

不過，這當中，還有一些善心人士主動幫忙找土地。例如辜振甫的二小姐趙辜懷箴，她旅居美國休士頓，是國際佛光會休士頓協會的會長，聽到我們要興建佛陀紀念館的消息，就說：「我們家在金山有一塊土地。」我一聽，也很高興，尤其聽說那塊土地有數十公頃之大，正符合僧王對佛陀紀念館建設的訴求。但是後來因為緊鄰的民宅很多，我想，到這裡來建設恐怕會糾紛不斷，況且沒有道路進出，也不容易發展，最後只有放棄了。

在找地的過程中，令我感到奇怪的是，這麼一件有意義的事情，當時台灣各地縣市政府居然都沒有表示要爭取。說實在，不想把一個具有歷史性的聖地建在自己縣市的土地上，只能說是這許多縣市長短見，善根不具啊！

當然，世界之大，人口之多，也有一些熱心的信徒出面跟我說，一定要接受緊鄰佛光山的擎天神公司這塊 50 多公頃土地。我說：「外商也一心要把土地讓給佛光山，不過我還沒有這個力量，沒有那麼多錢買土地啊！」後來經由日月光的張姚宏影、南豐鋼鐵的潘孝銳、OAK 的曹仲植，出面表示支持，有了後盾，我才把擎天神這塊 5 億 5 千萬元的土地接受下來。之後，再有「千家寺院，百萬人士」的捐獻，歷經 10 多年，終於建成了現在的佛陀紀念館。

明白說，現在很多外國人士來台灣之前，並不知道台灣在哪裡，他只是想要找到佛陀紀念館。而當初我們建設佛陀紀念館的目的，也就是希望讓國際人士能因為看到佛陀紀念館而看到台灣。如今，目標不是已經達到了嗎？只是遺憾的，在台灣的政治人物當中，能像蕭萬長先生這樣有遠見的人，還是很難找到。反倒是在民間，有不少樂於助人的人士。像現在香光亭附近的福慧家園（普門中學前身），以及育幼院、佛光精舍這一帶的土地，就是一位高雄的謝義雄先生所捐獻。為了感激謝先生的義行，當時我還邀請他擔任大慈育幼院董事長，也做了好多年。

後來，由於他是道教信徒，在距離佛光山不遠的嶺口，就建了一座「天壇」，還成為了當地很重要的建築。但因為他為人低調，雖然當初好心捐獻一片土地給佛光山，也沒有想要獲得什麼回報，所以往後和我們也就疏於來往。縱然如此，這一次佛光山開山 50 週年紀念，我們還是頒發了一面獎牌給他，表示由衷的感謝。

《人間佛教》學報·藝文 | 第二十七期

說起謝義雄先生捐獻的這一塊土地，當初是一塊不毛之地，等於阿姆斯特壯所看到的月球，是一片光禿禿的土地，寸草不生。尤其從普門中學到育幼院之間，又是另外一道深溝，總共也填了3千多輛卡車的砂石才填滿。可惜的，那裡本來有泉水水源，我還一度把它定為佛光山十二景之一，命名為「西來泉」，但後來經過這個填土的動作，就再也聽不到流水淙淙了。不過，承蒙服務於屏東自來水廠，在我們叢林學院擔任過體育老師的蕭英芳先生極力爭取，讓自來水的管線能從大樹連接到佛光山，所以現在佛光山除了有自來水，加上擎天神公司所開鑿的，分別可以儲存400噸、200噸，總共600噸水的兩口深井，大眾的用水已經都不成問題了。

說到水，過去也有人警告我：「佛光山的地理位置不好，前方高屏溪的溪水不斷地向大海流去，水代表財富，財富都流走了，今後佛光山會窮啊！」我說：「那很好，佛教本來就是主張要自我貧窮、貢獻社會的，再說水不是代表錢財，而是代表佛法，讓法水流遍四方，所謂『佛光普照，法水長流』，又有什麼不好呢？」

經過50年與土地買賣的搏鬥，一直到今年（2016）2、3月，大悲殿後方這一塊1萬坪、種植荔枝樹的平地，終於有了讓售的消息。50年來，我一再與這位地主周旋、妥協，甚至好意接待，他都不動心，但是歲月催人老，現在這一位先生已經八、九十歲了，他的兩個兒女果然一如我過去說的，縱使父親不賣，兒女也會想要賣；兒女不賣，我還是可以等到他的後代。由於他的兒女都不想經營果園，也就一直很希望能將這塊土地賣給佛光山。

這位地主的兒女為人坦誠、公平，不過或許有經濟上的需求，最後也是以高價將土地賣給佛光山，1萬坪的土地就要3億元。我為此還召集佛光山徒眾共同會議，請大家省吃儉用，節衣縮食，好

將這一塊地買下來，將來一方面繼續作為果園生產，一方面作為佛光山戶外修持的場所。

如今佛光山已經是一座三寶俱全的三寶山，而這一塊地則如同現在的佛光大道，將象徵佛、法、僧三寶的佛陀紀念館、藏經樓和佛光山連接在一起。總而言之，經過了 50 年的奮鬥，現在佛光山已經到了第九任住持，特別是在多少護法的苦勞發心



佛光山徒眾出普坡，共同建設人間淨土。

下，於開山 50 週年紀念日之際，我們終於有了第一階段的成就。

至於第二個 50 年的計畫，佛光山未來的展望，將著重在提升佛教的高等人才，把佛教更進一步推向國際；提拔高層次的知識分子加入教團，參與佛光會、傳道協會（現更名：古今人文協會），積極發展傳教事業；對所興辦的五所大學，要全力支援；不惜一切地以體育、音樂、藝術、文化弘揚佛法，增加佛教的人口。尤其，要把人間佛教回歸佛陀的本懷，實踐佛陀自由、民主、平等的理想，將淨土建設在人間，讓人間不但有人間佛教，還擁有人間淨土。

回憶買地的往事，雖有辛酸，但我希望十方的信徒都能知道，佛光山是你們的家園，因為有你們的信仰、有你們的發心，才擁有這一片土地的哦。